

苏北作品精品集

汪曾祺闲话

苏北◎著

苏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北作品精品集

汪曾祺闲话

WANG ZENGQI XIANHUA

苏北◎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闲话/苏北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396-6050-9

I. ①汪…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332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朱寒冬

装帧设计:徐 睿

责任编辑:宋晓津

肖像漫画:罗雪村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4.75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 序

一

高邮人称我们县的人为湖西的。一个人家说了一门亲,有人问:媳妇哪里的?答,噢,湖西龙岗的。——龙岗是我们天长市的一个乡。而我们称高邮,则为湖东。——“媳妇哪里人?”“湖东菱塘(高邮菱塘乡)的。”盖因我们分居于高邮湖东西两岸之故也。

高邮湖养活了两岸人民,两个县的人都有湖边人的性格。

二

汪曾祺上世纪末复出文坛,一口气写出《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等小说,引起文坛关注,人们很是奇怪:这个人哪里冒出来的?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他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汪曾祺的小说,她谈到对汪曾祺小说的印象,说他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和《受戒》,都充满了水的感觉。汪先生说,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的小说多以水为背景。

想想也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泱泱的水气。水,已浸润到他整个的生命中。

三

汪曾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他的诗文书画都极有品位。汪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用他的稿费印了一本《汪曾祺书画集》,那是极可看的。关于他的书画作品,散落民间的很多。汪曾祺从来没把自己的写字画画当一回事儿,而书画家林岫,却用“可亲可爱”来大加赞美。

有一本《汪曾祺诗联品读》,为南京金实秋先生所编。金先生功莫大焉,他各处收集汪先生的诗联,辑成这么一本书,使汪先生在为世人所熟知的小说、散文和戏剧之外,又多了一本诗联的作品,这极大地丰富了汪曾祺的文学形象。汪先生曾说过,“作家应该随时锻炼自己的语言”,《诗联选》中的许多作品,都为他在各种交往(特别是交游和采风)中“即兴”所写。其实,这也是他在生活中的思索。

他的戏剧,除家喻户晓的《沙家浜》外,其实还有《范进中举》《小翠》等。他写过一些很荒诞的戏剧作品。《大劈棺》,就充满了现代意识。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汪曾祺:诗、文、书、画、戏剧。曾有评论说他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文人”,这样看来,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孙郁先生曾说,当代文学因汪曾祺的存在大为增色。他为汪先生六十岁后才复出而惋惜:“要是提前二十年,他就是当代的苏东坡呀!”

汪先生性情通达、平和。他不是有名言“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吗?他风趣幽默,善良而澄明。尤善饮。酒后,偶吐狂言,见其真诚率性。他的人和文,都那么可爱,“像湖水一样清

澈”(朱航满语)。

四

我从二十多岁写小说开始迷上汪曾祺之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如今已过去三十多个年头了。汪先生也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而他留下的那些文字依然十分迷人。正如纪昀(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记一位文士,其文字“皆吐光芒”“烂如锦绣”。

这本书就是一个湖西人向湖东人致敬的见证。也是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一个后生对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这本书也是在《忆·读汪曾祺》出版之后,我写的第二本回忆和纪念先生的文字。以后还写不写?不知道。一切都得看机缘。

是为序。

2015年11月19日

目 录

自序 / 001

辑一：“写作，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

——日记摘抄 / 003

辑二：“他曾给一个女同学写了一黑板情诗。”

汪曾祺的绝笔 / 051

湖东汪曾祺 / 057

汪曾祺为何如此迷人 / 067

舌尖上的汪曾祺 / 081

汪曾祺在张家口 / 104

汪曾祺的书房及其他 / 111

汪曾祺与序言 / 126

三十年前的四个笔记本 / 137

辑三：“你们可得对我好一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

汪曾祺的金钱观 / 147

汪曾祺的两首逸诗 / 151

汪曾祺闲话 / 155

照片里的人生 / 158

这个人让人念念不忘 / 162

“他年轻时就那么好” / 167

有关汪曾祺的一次闲聊 / 172

汪曾祺的“四时佳兴” / 177

辑四：“喝茶爱喝冻顶乌，看书只看汪曾祺。”

我为什么写《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 / 183

《忆·读汪曾祺》：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深情注视 / 186

迷人的汪曾祺 / 190

痴迷、坚持和自然美

——《忆·读汪曾祺》创作随想 / 193

孙郁笔下的汪曾祺 / 197

汪曾祺不会写公文 / 201

夜访汪曾祺故居 / 206

附录一：

当代文坛的“汪迷”们(孙郁) / 209

附录二：

挂鸛的日子

——邓友梅侧记(苏北) / 223

辑



—

那一年汪先生的身体显得特别不好，苏北劝说：“汪老，能写就写写，身体重要，我要是能写出您那样的书，哪怕一本也够了。”汪老开始不作声，静了一会儿，忽然非常生气，激动地拍了桌子，说：“我活着就要写！”又说，“写作，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日记摘抄》

我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

——日记摘抄

小 引

这里的几十篇日记,都是当年记下来的。我翻出发黄的旧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找,摘下了这些文字。它们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同时



高邮汪曾祺文学馆

它们又是温暖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我与汪先生交往的原始记录,记录了一个青年当时的轨迹。当然,这些都是当时随手记下的,当然更多的是没有记。人年轻嘛,又要玩,又要疯。一件事情完了,另一件事情又来了,哪来的那么多工夫安心坐下来记笔记?感谢我还有动动笔头的习惯,虽是挂一漏万,总还是记下来一点点,得以保存了我当时的最初的记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再看这些笔记,觉得它是多么珍贵。

1989年5月8日,星期日,北京

今天见到汪曾祺先生了。

我是2月28日到北京来的。这次能到鲁迅文学院进修真是我的幸运。从天长来时,在滁县上了火车,一直是站着,或者坐在地上,到了徐州才坐了半个屁股。3月1日中午12点才到北京。

上了两个月的课,忙忙乱乱的。早晨起来,发现北京一夜小雨。早饭后躺在床上浏览了一会儿报纸,就起身准备去洗衣服,正开门,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紧跟着一行人就向接待室走去。咦,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眼熟?他脸黝黑,背微微有些驼。他微笑着,走在最后。这个老人是谁?

汪曾祺先生!

一位熟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怦然心跳。再一打听,原来他是来参加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班典礼的。

我住的503宿舍就在他们开会的大教室的边上。我已无心洗衣服,我在那紧张地等待着。中间,汪先生出来了一趟,正好去上厕所。厕所又正好在我宿舍的对面,于是我便走上前去,同汪先生说话。我所说的大意是,我是安徽天长的(天长在高邮湖西岸),曾抄过先生的

小说《晚饭花集》，抄在四个笔记上，寄给过先生，不知有没有收到。汪先生嗯嗯嗯，不置可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散会后，我站在大教室门口，汪先生一走出，我就把他引到隔壁我住的503房间里来了。汪先生坐下，环顾了一下房间，说：“三个人一间，挺好！”

我递给他一支烟，是我们滁州生产的长把子“红三环”，我见汪先生对烟的牌子似乎并不讲究。他接过去，我用火机给他点上，他隔着烟雾对我说，你们天长出过一个状元叫戴兰芬。

我接话：是的，我们县里的人都晓得，有一个对子的，叫“天长地久，代代兰芬”。

他说，其实这个头名状元是他们高邮的，叫史秋。因名字谐音不好听，“死囚死囚的”，被慈禧点状元给点得了。这个戴兰芬，名字好，“天长地久，代代兰芬”，相当吉利，便被点了头名。

我也隔着烟雾，见汪先生陶醉得很，他吸烟抽得很深，浓浓的一大口到嘴里，憋了一会，喷出来，整张脸又没有了。这都是劣质的烟草，烟雾很冲，不一会，满房间都是烟雾，我们宿舍里的几个人，有站的，有坐的，都仿佛浮在半空，又像正在洗澡堂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汪先生，我给您寄过四个笔记本，是抄的您的小说。不知收到吗？”我又问了一遍。

他噢噢噢的，不知道收到没收到。

他又坐了一会儿，我要下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有人来催吃午饭，汪先生起身走了。

（注：2007年汪先生去世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我最喜欢的是徐青藤”》，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不久一个乌鲁木齐的读者给《文汇报》写来读者来信：《道光状元慈禧点？》。《笔会》的《编读



苏北当年的抄书笔记

往来》也来文照登。文中说戴兰芬是道光年间的状元,怎么可能是慈禧点的呢?作者查了历朝状元谱。看来汪先生是搞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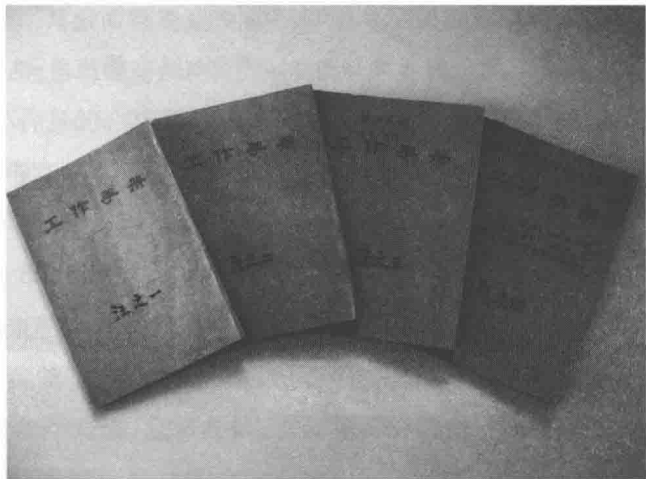
1989年5月24日,星期日,北京

去拜访了汪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在汪先生那里吃了午饭。他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竹。画面上首,竹叶稀疏,叶片倒向一方,仿佛有风而过,瑟瑟有声。下首竹枝栖一小鸟,鸟墨色,回头后望,小眼有情。整个画面极清淡。未题款,只钤一印。

2015年11月12日补记: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汪先生的画。这里要展开一下,我知道汪曾祺这个名字,大概在1983年。1980年我开始爱好文学,先是看地区小报上的散文诗,我模仿它们,也写了几篇,投到地区报上,可是石沉大海。后来我受我的一个同学的影响,知道还有很多外国文学名著,于是我买了《复活》《茶花女》等,我生吞活剥地看了一些,除培养了一点自负和傲慢的气质外,不得要领。后来我结识了我们地区的许多文学作者,在交流中,知道了汪先生。找来

他的作品一看，心中欢喜得不得了，就迷上了汪曾祺这个名字。那个时候，《晚饭花集》已经出版了。

我得到了《晚饭花集》，为了学习他的语言和写作方法，我把他的《晚饭花集》抄在了四个大笔记本上。用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我把它抄完了。现在，这几个笔记本，经过近三十年的旅行，又回到了我的手中，关于这个故事，详见《三十年前的四个笔记本》一文，这里只略记一二。



这样抄来抄去，把一本《晚饭花集》抄在了四个笔记本上

1989年7月2日，北京

又拜访了一次汪先生，那天小雨，汪先生赠我一本《蒲桥集》，并留我吃了中午饭。他在《蒲桥集》的扉页上写道：“赠立新，汪曾祺，1989年7月。”

我大约坐到下午2点半离开。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本名陈立新。汪先生所题“立新”是我本名，我后来写作才用苏北这个笔名。下同。）

1989年12月2日,安徽天长

收到汪先生一封信,信很简单,是为我们出书写序的事,汪先生写道:

立新:

信收到。我可以写序,但最好你们每人寄一篇作品给我看看,这样写起序来可以较为切实,不致完全架空立论。

书名不好,但一时也替你们想不出更好的。如想出,当函告。

即候安好!

汪曾祺

11月28日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89年秋,我们几个在县里写小说的,想出一本合集,以为纪念,起这个念头的主要是龙冬。本来我们定的书名是《四人故事集》,收王明义、龙冬、钱玉亮和我四个人的短篇小说。一人出几篇,一本书,大约十六万字。我们在创作上,主要受沈从文和汪曾祺影响。龙冬建议最好能由汪曾祺写个序。这个任务他们交给了我,要我给汪先生写信。我大着胆子给汪先生写了一封信,所说就是大致上面的意思。没想汪先生非常痛快,很快回了信,同意给我们写序。这篇序后来登在隔年的《光明日报》上,具体参见《汪曾祺与序言》一文,这里只提及一下。

1991年9月30日,湖北黄冈

我是去年9月10日来黄冈《金潮》杂志帮助工作的。来黄冈已

一年多了。马上就要结束这一年的借调。这个月的21至24日在境内大崎山参加了绿色文学笔会，刘醒龙、叶爱霞、姚海燕和何存中等文友聚在山上。几天过得很是愉快。记得一天夜晚，那个月亮，真是大，真是圆啊！那个月亮干净得，真是印到了心里去。月亮怎么那么大，大得人心里冷飕飕的。一个东西太真实了，你心中反害怕了。这样清晰、真实的月亮，是让人心里惧怕的。还记得深夜里的松涛。那真是“涛”，像大海的潮水一样，一阵一阵地，涌动在心里。晚上根本无法入睡，耳朵内都是这种有规律的一阵一阵的潮声。不经历这样的生活，你是不懂得风声也是叫“潮”的。夜晚的大自然，它是在涌动，是不停息的。25日苗振亚到黄冈来，我和刘醒龙陪他，去了黄梅的五祖寺和林家大垸，一路非常高兴。

1991年10月12日，北京

结束湖北黄冈《金潮》杂志的一年借调生涯。黄冈是革命老区，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地方。我在黄冈一年，风雨晴日，花开花落，过了一年清贫的日子。我9月29日离开黄冈到北京。在这里已待了近半个月。见到了评论家何镇邦，作家洪峰、肖亦农。到刘震云家去了一趟，在震云家吃一顿饭。去龙冬家里多次，多数时间和龙冬待在一起。去了汪先生家一趟。先生给了我一幅画，是一枝墨梅。他题了王维的两句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并题“立新同学存之，1991年年初，汪曾祺”。

2015年11月13日补记：这里也可以宕开一笔，说说我和刘震云的故事。三十年前，刘震云北大毕业分配到农民日报社，他刚刚发表小说不久。1987年或者1988年的《青年文学》发表了他的一组短篇小说《乡村变奏》，我读了之后觉得写得真是聪明，又简洁又幽默。可能是杂志署了作者的单位，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对他的这篇小说发